

馬太安阿美族的故事

王 崧 興

筆者在馬太安阿美族之宗教與神話⁽¹⁾一文內已說過，‘故事’在馬太安主要是一種消遣談趣的，是屬社交性的。從故事內的角色，可窺知其社會生活的一斑。

故事內的角色，絕無屬 *sapaluyau* (頭目兼祭司) 或巫師的神。顯然地，當與他們的地位有關。故事既然是一種消遣談趣的，當然神聖的或被認為有法力的神名是不宜做為角色。因為這些神名本身就被認為具有‘力’。巫師在作法，主要是在唸神名，祭司在行灌祭 *miutek* 也是在唸神名。這些神名在祭祀時始有可能提到，尤其是 *sapaluyau* 的神名更具神聖性，神名的出現無論是在正式儀式或在學習都需行 *miutek* 後才說，在談趣的故事當然不可能出現。這些神名可以說是非大眾化的，相反地，跟一般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戰爭、狩獵、農業、採集、漁撈等神，以及惡靈 *kariah* 都是大眾化的神靈。阿美族以農作為其主要生產事業，除了部落性的公共祭祀由 *sapaluyau* 主持外，另有一些小的祭祀必須由各家自己舉行。在漁撈方面，除了部落性的集體作業外，各家遇有喪葬、收穫等祭祀時，都應由各家自行出去捉魚 *malialats*，因此這些神為一般人所熟知，同時也附有不少故事。除掉這些神之外，惡靈也附有不少故事，常為人們談趣的。另有些故事的角色是阿美族自己的人。

我們可以給馬太安的‘傳說’和‘故事’之間一個界限。傳說是關於部落或家族的歷史，儀式的起源，直接跟現今的部落有關，對他們具有儀式或社會的意義。相反地，故事只說些遙遠以前的神奇古怪的事件，故事與現今的部落可說毫無關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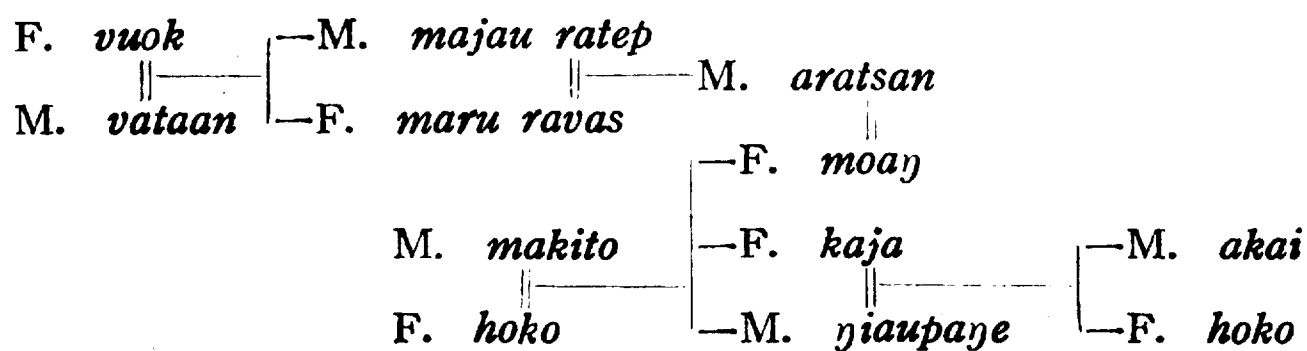
在本文，筆者只將在1960年寒假所搜集的故事先行發表。故事內容分為如下九類敘述；(一)惡靈的故事，(二)漁撈神的故事，(三)人變 *kawau* 鳥的故事，(四)人變

(1) 見本所集刊第十二期。

穿山甲的故事，(五)人變 *ponai* 鳥的故事，(六)女陰長齒的故事，(七) *iləyalau* 的故事，(八)女人島的故事，(九)人變星星的故事。

一、惡靈 *kariah* 的故事

(一)



古時，有 *vuok* 和 *vataan* 倆神，生有 *maru ravas* 和 *majau ratep* 倆子女：這一對兄妹結為夫婦，生了一男叫 *aratsan*。

古時，另有二位惡靈的神 *makito* 和 *hoko*，他倆有一位叫 *moay* 的女兒。

有一天，*aratsan* 向父母說他要入贅 *mikadabo* 去。雙親答應了。在路上 *aratsan* 遇到 *moay*，問她是誰，她說：“我叫 *moay*，你可不可以當我的丈夫”。*moay* 倒向 *aratsan* 求了婚。*aratsan* 說：“我應回去跟家裏的人商量看看”。回家告訴母親對方是 *makito* 和 *hoko* 的女兒 *moay*，母親也同意了。*aratsan* 就到 *moay* 家幫忙收割稻米，那時正是收割稻米 *panajan* 的時候。

五六天後稻米收割完了。父親 *makito* 說：“稻子已收割完了，明天我們就去捉魚 *malialatsu*”。

翌晨，*makito* 就跟 *aratsan* 一起去捉魚。兩人一直往山裏走，沒帶別的東西，只帶了午飯去。上山後順着溪谷走。到了目的地，*aratsan* 留在下邊，順便也採了些柴，而 *makito* 則到上面。不久，*aratsan* 聽到 *poy—poy—* 的聲音。*makito* 下來了，*aratsan* 看見他捉的是蛇，有 *aroydas*, *ahot*, *lodak*, *malitsayai* 等等的蛇。因捉了很多，*makito* 就說：“我們不要在此吃午飯了，回家去吧！”他們就帶着蛇回家，抵家時 *moay* 正在椿米。她把蛇接過來砍切，並且煮了，當做當天的午飯吃掉。這時 *aratsan* 沒吃，*moay* 問他為何不吃，他說頭痛的很。午飯後，*makito* 向 *moay* 說：“等一會兒，去請 *akai kaja* 和 *hovhov²o* 等人來。因為今天捉了不少的魚（指

他們捉來的蛇)，請他們在此吃晚飯。” *moay* 就去叫他們。不久大家都來了。他們說：“今日捉的‘魚’可不少呢！” *aratsan* 也回答說：“是啊！可不是捉了不少。”

三天後，*makito* 帶 *aratsan* 上山打獵去。到了目的地 *makito* 叫 *aratsan* 留在下邊，他一人帶着狗到上邊去。不久，*aratsan* 聽到狗吠聲，接着看見一條大蛇。*aratsan* 看見大蛇出來就害怕逃走。*makito* 在後面叫：“*aratsan*！你爲什麼跑掉？！”*aratsan* 答說：“我看到牠張開口就怕。”*makito* 立刻追上去。不久，他叫 *aratsan* 趕快過去，他已把牠殺死了。*aratsan* 跑去一看則是一條大蛇。*makito* 很快就將牠的頭後部的肉切下，叫 *aratsan* 將這些肉先帶回家，同時叫 *ale*（妻之兄弟）及 *yayasaway*（支世系羣）的人來。*aratsan* 抵家時，立刻去叫 *hovhov^o*, *kaja*, *akai* 等人來，大家只看到頭後部的肉就覺得很多，所以大大地稱讚了一番。於是大家一起到山上。到了山上，*makito* 已將蛇肉切割好了，在那邊等着他們的到來。大家來了之後，*makito* 說：“你們把它分成十等份，大家背回去。”當天吃過晚飯後，*makito* 對 *aratsan* 說：“明天帶些肉去給你的父母”。

翌晨，吃過早飯後 *aratsan* 把煮熟的肉放在 *labai* 的籃內，把生肉放在 *arobo* 的籃內，帶到雙親家。途中，*aratsan* 想：“把這些肉帶到父母家一點也沒用，他們根本就不吃，倒不如現在把它丟掉算了。”想着不久到了溪邊，他就叫 *moay* 走在後頭，因爲這時 *moay* 已懷了孕。渡到溪水的中央，*aratsan* 裝作要跑的樣子，故意把放在 *labai* 和 *arobo* 籃內的肉倒掉，讓溪水沖走。然後，*aratsan* 回到 *moay* 的身邊說：“那邊實在太危險了，而那些肉也太可惜，我們回去如何向父親交代呢？父親一定很生氣的。”*moay* 說：“那是毫無辦法，假如我也一起去的話，可能會被沖走，幸好只你一個人先去。”他倆只好折回家。回到家，父親 *makito* 問說：“你們回來了，肉有沒有帶去？”*aratsan* 回答說：“父親，我差點被水沖走，那些肉被水流走了。”*makito* 聽到後很是生氣，他說：“那些肉實在太可惜了，怎麼不改在別處渡，而偏偏要從那邊過。四天後，非把你用鹽醃起來不可”。*aratsan* 聽到後很害怕，他逃回家告訴母親。母親說：“既然這樣，你就逃走吧！”但是，可憐的 *aratsan* 不敢。他向母親說：“我不敢逃走，所以請你在第四天的早晨到我那邊來。”

aratsan 回家後的第三天晚上，因爲 *makito* 是惡靈，所以不知用了什麼方法把

aratsan 封在缸內，將眼睛及身體各部都用鹽醃起來。

第四天早晨，母親 *maru ravas* 來了。當時 *moay* 與 *hoko* 在家。母親問他們 *aratsan* 哪裏去了，*hoko* 答不知。*maru ravas* 就向各處喊叫：“*aratsan*——”這時聽到從屋內傳來了“*oi*——”的回答聲音。*maru ravas* 就到屋內再喊叫，這次的回答聲音是從屋角的水缸來的。打開一看，*aratsan* 在裏面用鹽醃着。眼睛、嘴巴及身體滿是鹽巴，*maru ravas* 用手把他拖出來，牽着他走到河邊，將 *aratsan* 的眼睛、耳朵及身體各部洗乾淨，因為被鹽醃過，所以眼睛都瞎了。洗完後，把他牽回自己的家。

五六天後，眼睛好了。*aratsan* 就向父親 *majau ratep* 說：“我已癒好了，請向部落的人們說我要他們造酒，”*majau* 跑到會所跟部落的老人說：“我的兒子 *aratsan* 要大家造酒，你們的意思如何？”大家都表示同意。

於是大家就造了很多的 *sama²mah*（爛飯造的）的酒，在四五天之內把它收集在一起。這些酒是用來招待 *makito* 部落的人。*majau ratep* 的年輕人集合在會所，*majau* 對大家說：“在這裏舉行也許太熱了，我們改到崖壁上如何？”於是年輕人很高興地跑到崖壁上，拔茅草蓋臨時小屋。小屋蓋好了之後，派五六位勇士到 *makito* 的部落。到了那裏，勇士說：“*makito*！明天我們的老人們要招待 *malilabay* 你們，請把部落所有的男人都帶來。”

次日，*majau ratep* 和老人留在下面等，所有的酒、肉和糕都由年輕人帶到崖上去。*majau* 叫了二三名青年來，告訴他們說：“你們去取那又長又粗的刺竹 *vitonai*，今天你們年輕人要舉行拔河比賽的。”不久，*makito* 部落的人來了。*majau* 問說：“你們都來了嗎？”*makito* 回答說：“是的，一人不留的都來了。”

午飯由 *aratsan* 那一組的人準備。燒好後，先吃肉，然後吃糕，最後吃 *tsibalu*。

午飯後，接着就喝酒。那時 *majau ratep* 站起來說話，他說：“今天實在是令人很高興的日子，我們沒別的，只準備了一點酒，請大家不必客氣。我們部落的人感到很快樂，因為大家都有空暇，我們就來一個餘興節目如何？讓年輕人來一場拔河比賽。*aratsan* 那一組由 *makito* 監督，*makito* 那一組由 *aratsan* 監督。”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大家喝完酒後，開始比賽。當時 *aratsan* 那一組的人唱：“*io—ma—ki—*

to—”而 *makito* 那一組的人則唱：“io—a—ra—tsan,” 結果 *makito* 那一組勝了。再喝酒後，舉行第二場比賽，這次 *aratsan* 那一組勝了。這時 *makito* 很敖地說：“我那一組比較強，不應該輸的。” *aratsan* 就說：“那麼我們就換組監督好了，各人回到自己的那一組監督。”大家把所有的酒喝光後，就開始舉行最後一場比賽，*aratsan* 給自己那一組的人加油，而 *makito* 也加油自己那一組的人。唱着 *io—a—ra—tsan, io—ma—ki—to—*，結果 *aratsan* 那一組漸漸輸了，*makito* 那一組的人用力拖過去，而 *aratsan* 那一組的人也就順勢將他們推下崖壁下。一人不留一起掉下懸崖，只有一女人，即 *aratsan* 之妻 *moay* 沒掉下，她剛好鈎在崖壁的一棵樹上。*moay* 叫着：“*aratsan* 請救救我！”然而 *aratsan* 則丟以石頭把她擊死。*moay* 就變成了 *taloloy* (回音)。

(二)

makito 的部落只留下 *kaja, akai* 和 *nyaupaye*，他們從 *kalala* 遷到 *tsirakajan* (鳳林東方的山)，在那邊生了 *makito, hoko* 後，再遷到 *tahtsihan*。在那邊生了 *tsaratsarau, kolawirau, akai, kaja* 等人。

有一年，*nyaupaye* 叫 *kaja* 和 *akai* 出去分送 *alape* (*alape* 為“筷子”之意，據說當時這些筷子都會變成稻種)，他倆就一直往南走，回來時換回黑的 *alape*。

有 *royos* 與 *rovas* 倆人，她們是住在里漏社，看見 *akai* 和 *kaja* 就害怕逃走。*akai* 叫着：“別逃走！我倆也是人啊！”她倆就在 *po²tso no lidau* (花蓮附近的山崗) 等。*akai* 來了，問說：“你們的 *komol* 是誰？”她倆告訴他就住在那邊的樹林。

akai 和 *kaja* 就去了，到了那裏問有沒有人在家。出來了一位老人，老人問他倆吃過午飯了沒有，*kaja* 說沒有，老人就叫他的女兒煮番薯。煮好了，但 *kaja* 不吃。老人說還有小米，*akai* 叫他把小米浸水後，拿到庭外晒太陽，不久就熟了。*kaja* 與 *akai* 吃了。

吃過飯後，老人問他倆來此有何貴幹。他倆說是到此地分換 *alape*，最南到過 *takides* (新城)。老人說：“既然這樣的話，我就去叫 *torai* 來 (古時部落分成兩半，路之南半之首長叫 *torai*，北半之首長叫 *koho*，現在說話的老人就是 *koho*)。”不久

torai 來了。*koho* 贊成跟他倆換筷子，*torai* 則不肯。*koho* 說：“那麼我們就分成南北跟他倆交換如何？”但 *torai* 則堅持不要，說要換的話一起跟他倆交換，否則都不要。*akai* 與 *kaja* 很生氣地說：“不交換就算了，但我倆不能回去，只好留在此地，而我們每天要吃四隻人足。”*torai* 說：“你倆不走跟我們有何相干，不走就算了。”他倆就留在 *po²tso no lilau*。

有一天，一婦女帶着兩個小孩到田裏工作。工作時，弟弟交給他的哥哥背。*akai* 變成孩子的母親，騙走了小孩吃掉。

次日，四個女孩在該地遊玩時又告失踪，部落的人們找了五天仍沒找到。

torai 召集部落會議，他說：“該地一定有鬼怪，以前 *akai* 和 *kaja* 不是曾說每天要吃四隻足嗎？”部落的人接着商量如何來對付，決定由青年們去征伐。青年每人拿着火炬，將 *po²tso no lilau* 圍住。終於把 *akai* 和 *kaja* 趕到一較寬大的平地，而被青年們團團圍住。*akai* 和 *kaja* 對那些年青人說：“你們等一等，要是殺我倆，請把你們部落內的老人也請來，你們青年殺我倆，我倆是不高興的。”青年們就回去叫老人們來。老人們到齊了之後，*akai* 說：“你們各人取一塊石頭當做凳子坐下。”當眾人坐下後，*akai* 唸着（咒語）；

tan tan la la ke makeoro——

（其意為你們坐在石頭的，都附着於石頭吧！）

akai 一直唸到所有的人附着於石頭後，從容地向部落的頭目 *torai* 說：“若當我倆的一隻足落到海裏時，你們把頭向前彎下”，當 *akai* 和 *kaja* 的足落到海時，他們真的把頭向前彎，結果每人都離開了石頭，但 *akai* 和 *kaja* 已逃走了，而且還聽到他倆一直不斷地說：

以後，你們該當心的——

當 *akai* 與 *kaja* 下海時，有些人沒遵照 *akai* 的吩咐而晚些起身。這些人起身後，石頭仍附着於屁股，過一會，石頭才忽然掉下，打傷了他們的足。這些人死後，都變成了蟹、蝦。因此，蟹和蝦的足大小不等。

此後數年內，他倆一直留在部落內作怪，把房屋弄倒或伸手到屋內捉小孩吃。頭目 *torai* 想了一種方法來捉。吩咐每家各備籐籬和籐條，籐籬是用來躲藏身體，籐條

是用來捆綁 *akai* 與 *kaja* 的手。有一天，他倆真的來了，當 *kaja* 的手伸入屋內時，被該家的主人捆起來，接着部落的人們跑來將 *kaja* 的身體各部份捆緊，而把此家屋內的東西搬出，然後放火燒掉。但並沒把 *kaja* 燒死，只聽到火灰內有人說着。

talay ho——

等着瞧吧！——

此後部落的人皆患了天花。

據說，*kaja* 站在海裏時，海水只到他的膝蓋。

(三)

古時，神仙時代時有叫 *wakah* 和 *avoavorojau* 二神，*avoavorojau* 是 *wakah* 的仇敵神。有一年 *avoavorojau* 征伐 *wakah*，但 *wakah* 不知用什麼方法把 *avoavorojau* 的年輕人消滅掉，而連 *avoavorojau* 也戰死了。他的頭被砍下，由 *wakah* 的年輕人帶回。他們一路上唱着：*hahe—ha—i—e—he—ha—i*。這種歌稱做 *mikola*。當時參加的神名是 *taboy, tsalau, dokoi, olam, looh, unak, arokitau, kakalawan, majau*。其中 *majau* 是 *kakalawan* 的伯父。*unak* 與 *majau* 是兄弟。所以常常一道出去獵頭 *yajau*。

avoavorojau 的年輕人都死光了。*lopalayau* 的子孫 *soror alimolo* 下來當第一任的 *sapaluyau*，這些故事是代代的 *sapaluyau* 傳下來的。

avoavorojau 死後變成 *lonaawai* (游魂)，而他的部下 *vutiliau, anavojau, trahrah, hahilipan* 等變成 *alilis* (鷹之一)、*ak²ak* (烏鴉)、*ridop* (鷹之二)，所以這些鳥都是怪鳥，是鳥類的敵人。

剩下 *makito* 和其妻 *hoko*，還有 *hovhov²o, moay, akai, kaja*，這些都變成惡靈。

有一天，*makito* 向 *sasololan* (狩獵神) 說：“今天的天氣很好，我們去打獵吧！”*sasololan* 就跟 *rariraan* 一起到 *makito* 家，然後一起帶着狗上山打獵去。

上了山後，*makito* 叫 *sasololan* 他們在下面等。而他一人帶着狗向山上爬。不久聽到狗吠聲，接着他們看到一條大蛇跑出來，*sasololan* 與 *rariraan* 害怕而逃

走。*makito* 跑下來問他們為何跑掉，*sasololan* 說：“我們害怕那個。”*makito* 跑下去，不久聽到他叫：“*sasololan* 趕快來！我已把它殺掉了”，*sasololan* 跟 *rariraan* 就到下面去，一看則是很大的 *kagets*（據翻譯稱，這種蛇就是漢人的“龍”）。*makito* 就先切割一部分的肉來燒，*sasololan* 與 *rariraan* 只聞到燒的味道就幾乎昏過去。燒好之後，*makito* 分給他倆吃，但他倆不吃。於是 *makito* 一人吃掉。*makito* 心想，假如不吃肉，那一定要吃內臟的。他馬上取出內臟來燒，但是，*sasololan* 和 *rariraan* 只聞到煮的味道就幾乎要嘔吐。

內臟燒好時，*sasololan* 簡直不能留在那裏，只好離開到別處去吃飯。*makito* 有點生氣地說：“那麼這些肉要給誰？”*sasololan* 說：“你們自己留着吃吧！四天後到我們那邊，我們一起去打獵。”

四、五天後的事，*makito* 與 *hovhov^o* 帶着狗來了。*sasololan* 叫 *rariraan* 去喂狗，同時把狗帶來。那時，*makito* 帶來了十隻狗，*sasololan* 有六隻高大的狗。於是大家出發到 *arakahai* 山去打獵。

到了目的地，*sasololan* 叫 *rariraan* 在下面等，他等一下就下來。他帶着 *makito* 和 *hovhov^o* 往上去，到了一茅草下有水池的地方，他叫 *makito* 和 *hovhov^o* 在那邊等。他帶着狗再往上去。不久，聽到狗吠聲。狗一直追野獸到水池邊。但是 *makito* 和 *hovhov^o* 看到山鹿的角就害怕而逃走。不久，*sasololan* 來了，他責備 *makito* 為什麼不把鹿射死而自己逃走。*makito* 答說：“因為我們沒有那種有角的野獸，所以就害怕。”鹿跑到下面時被 *rariraan* 射死，*sasololan* 和 *rariraan* 一起將鹿殺死。先取 *luus*（脊椎骨兩旁的獸肉）的肉來燒。那時，風是向着 *makito* 吹，因此他聞到很好的味道。*makito* 說：“你們的野獸實在太好吃了。”*rariraan* 取已燒好的肉給 *makito* 和 *hovhov^o*，兩人很高興地吃完。然後將腹中的內臟取出來燒，燒好之後再給他們吃，兩人一面吃一面叫着：“好吃——”。把所有的肉一片也不留同同吃完。*makito* 說：“當然你們不吃我們的肉，因為你們的獸肉是這麼好吃。”大家就在那邊分肉，當時所有的狗都集到那邊。*sasololan* 的狗都很高大，而 *makito* 的狗都很矮小，因此，*makito* 的狗都被 *sasololan* 的狗咬死。*makito* 的狗就變成 *kakitey*（小豹之一），*kojo*（小豹之二），*urus*（小豹之三）和 *bohat*（松鼠）。因此，現在的 *kakitey*

和 *kojo* 會吃蛇。因為古時 *makito* 的狗狩獵的對象是蛇的緣故。*sasololan* 對 *makito* 說：“*makito*！假如你們要再來這裏狩獵的話，一定要跟我們取得連絡，我們從今天起要修蓋房屋，沒有空了，沒取得我們的同意是不能到此地狩獵的。”

但是，有一天，*sasololan* 與 *rariraan* 忙於蓋屋，所以沒空去看獵區。*sasololan* 命 *rariraan* 去叫 *tatahtsiu*（烏秋）鳥來，烏秋鳥來了，*sasololan* 告訴牠說：“請你到我的 *lehef*（石屏風）看看是否有火煙”，烏秋鳥飛去，很快就回來說：“那 *lehef* 有火煙冒出。”*sasololan* 說：“把你的朋友叫來！”約來了十餘隻烏秋鳥，*sasololan* 說：“你們到那 *lehef*，你們所要唱的歌是 *tatsiu torop*——，然後把我的那 *ta²rav*（石陷機）落下來。”於是烏秋鳥立刻飛去，到了那 *lehef* 就停在上面唱着：*tatsiu torop*——。在石板下避日的 *makito* 的年輕人，其中有三四名聽到那些鳥唱着很奇異的歌，他們認為可能會有危險，因此跑到外面。當他們跑出來的時候，那塊大石就掉下來。在裏面的人被壓在底下，有的死了，有的沒死。而跑到外面的都變成單腳了，這些單腳的人就是 *tsikitsiki*（惡靈之一種）。

五六天後，家裏的人等不到出去狩獵的人回來，他們有點着急，派了一些人去看。到了那邊一看，所有的人都被石頭壓着不能出來。因此，留在家裏的人每天早晨拿着蕃薯或飯給他們吃。送了五六天，被壓在石頭內的人叫他們不必再送飯來了，他們說：“那麼，今後你們儘可能吃死人的肉。”因此，*kariah* 會吃人肉。

二、漁撈神的故事

（一）

ilək 和 *ruyos* 的子女有 *maru ravas*, *tsivus* 和 *tarmon*。*ilək* 的家是在 *satovo*（馬太安）溪上流之東方，其西方是 *lajo* 和 *tatpuyan* 的家。*lajo* 和 *tatpuyan* 生有好多子女，其中 *maulai* 和 *maru ravas* 是夫妻。其妹 *talosimar* 與 *tsivus* 是夫妻。

tsivus 到 *lajo* 的家，*talosimar* 看見 *tsivus* 只有頭而無軀體不喜歡他。她說要到外邊去一下，*tsivus* 就咬住他的衣服也跟到外面去。*talosimar* 覺得很討厭，重重地搖動一下，*tsivus* 就掉下去，*talosimar* 乘機逃走。

五六天後，*tsivus* 向母親說：“給我妻子！”*ilək* 和 *ruyos* 就去捉 *talosimar* 來，

talosimar 來了，仍然不要 *tsivus* 而逃走。*tsivus* 咬住她的衣角，一直跟到河床，河床滿是石頭，*tsivus* 被石頭撞死。*tsivus* 就變成 *ananoro*，即變成水鬼。

(二)

ilak 的弟弟 *ojol* 的陰莖據說很長。

有一天，三個婦女一起出去工作。工作以前她們在路旁的溪裏洗澡，洗了很久，其中的兩人已起來了，另一個還泡在水裏，那兩個說：“我們走吧！”另一個說：“水很涼，我洗得很舒服，”那兩個再催她走，她才起來。起來時已經是大肚子了。這就是 *ojol* 的孩子，他在溪的下游洗澡時，將其陽具伸上來，因此該婦女才懷孕，那兩個婦女說：“奇怪！你為什麼肚子那麼大？剛才還沒有那麼大呢？”另一個說：“我不知道，只是一洗澡便那麼大。”她們慢慢地走到田裏，抽了烟，就開始工作。工作到中午時，她們叫一個人先去做飯，兩個人仍舊工作，把蕃薯煮好了，再煮蕃薯葉做菜。於是叫其餘兩人吃飯，她們三個人在小屋子裏吃飯，飯後休息，抽烟，把烟弄得長長的，以便工作時抽。太陽還沒有下山的時候，她們就回家了。經過洗澡的地方時，她們都下去洗手，洗好後便回家。有一個人說：“你們走你們的，我走我的，今天在你那邊工作，明天便輪到我這裏來。”

大肚子的到家時，她把蕃薯葉放下，她媽媽問她：“為什麼現在肚子大起來？”她說：“媽媽，我不知道，我洗澡上來肚子就那麼大。”她丈夫回來看到她的肚子也問：“早上去工作時還沒有那麼大，現在為何忽然大了起來？”她的丈夫叫作 *vasa*，大肚子的女人叫 *oyo*，*vasa* 覺得很奇怪，便去另外兩個女人那兒打聽。他到 *debos* 家去問，他說：“今天有誰去山上？”她說：“只有我們三人在工作，別人都不在。”他又問：“有沒有去小便？”她說：“也沒有，你不相信的話，可再去問 *nakau*。”他便到 *nakau* 家去，*nakau* 的父母親問他來做什麼，他告訴他們說：“太太出去工作，回家肚子便大起來了，並且好像要生孩子了，我來問問原因，我已問過 *debos*，你不要騙我。”*nakau* 說：“今天我們去田裏工作時，一個男人也沒有，不過我們經過一條河時，在那裏洗澡，你太太經我們叫了四次才起來，起來時，肚子便那麼大。”他聽了便馬上回家，問他的父母親說：“今天早上她們三個人出去工作時，在河裏了一個

澡，洗得很久，她們兩個先起來，而當她起來時，肚子便大了。”他又問父親說：“爸爸，這是誰作的惡事？”他的父親便把這件事告訴部落內最年長的老人，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頭目。老人說：“好吧！我們明天早晨開會。”第二天早上，有一個向部落喊“o——i——我們今天要開會。”早飯後，部落的人都全部來了，*vasa* 便向大家說：“昨天我太太去工作時，在河裏洗了一次澡，洗得很舒服，可是起來時，肚子就大起來了。”這時，有一個老人說：“呀！我知道，這是 *ojol* 作的惡事。你們年輕人分做二組，一組去拿 *rapila, tana, tsulon, lapol* 等有刺的草木，另一組去 *ojol* 家”。

次日，年輕人到 *ojol* 家，*ojol* 問他們來幹嗎？他們告訴他今天要去 *misowats* (放衛兵)，同時大叫一聲，*ojol* 嚇了一跳，曳陽具跑掉。那一組持有有刺草木的年輕人就打他的陽具。

次日早上，*ojol* 家的人拔陽具上的刺，拔了兩天也拔不完。第三天部落的人都去拔，把籐的刺投到水內時就變成 *arotots* (貝殼類之一)，刺荳草(?)的刺變成 *karo-otai* (貝殼類之二)，大的草刺變成 *toko* (田螺)，更小的刺變成 *tsatsoveh* (貝殼類之三)。但刺沒完全拔掉，他一氣之下，把陽具切成好幾段丟到水內，則變成鱧魚 *tova*。故鱧魚無卵。

(三)

古時，出去捉魚的前一天先開會，然後就去掘 *sasadem* (魚藤)，這時至少有二、三階級參加。當晚，漏夜趕春魚藤。

次晨，一聽到鷄啼聲就起床準備，大家到齊了，由階級的 *sakopayai* 訓話，然後說：“*taasakolilai* (出發吧)！”大家就開始跑，跑慢的將會被級長打，所以大家都跑的很快。在途中休息二、三次，捉魚的地點在 *tspoh tsiwatsuwai* 和 *tsilakajan* 之間。

到了那邊，先去找手網要用的樹叉，然後再去採藤心 *loyots* 做為早餐的菜。有的人燒飯，有的建小屋和再春魚藤。吃過早飯後，*sakopayai* 或 *sapaluyau* 把檳榔咬破，分做一絲絲的給每一個人，假如不够就以白石子代替。把檳榔絲或白石子投到手網的前面，這樣做是為使能撈更多的魚，再把魚藤跟山藤 *hayalawai* 混合，在水內

春，所有的年輕人都到水內，妻子懷孕的人不能下去。這時，上階級的人在岸上以茅草打這些年輕人，而老人、*sapaluyau*、*ilək* 留在小屋看守便當。

這時，*ilək* 從自己的身上取下 *kapaʔ*, *torai*, *adavoan* 三根毛，把他們化做許多的人，跟出來捉魚的人一模一樣，*ilək* 再使部落那一方的天變黑，而捉魚的地方仍然還是白天。*ilək* 那些‘毛人’回到部落時，帶了很多的魚，在家的人高興地舂米造糕，當晚吃過魚後，那些‘毛人’就跟出去捉魚的妻子睡覺，等到天亮，這些‘毛人’都回到 *ilək* 的身上。過了一會，捉魚的人帶着很多的魚回來了，在家的人說：“這回可捉了不少的魚，二次都帶回這麼多。”所有出去捉魚的人都聽到這類的話。大家很驚奇，從今晨出去到現在都沒回來過，怎麼家裏的人會說這種話，大家商量的結果，一致推斷是 *ilək* 搞的鬼。大家就商量如何來殺 *ilək*。派了四五位 *papiklan* 到 *ilək* 住所問罪，*ilək* 說：“我一直跟老人在小屋看守便當，我的毛一根也沒放出去，怎麼會是我搞的鬼，”反而被 *ilək* 大罵一頓。他接着說：“假如你們一定要殺我，明天起任何一天都可以來。”那些 *papiklan* 就跟他約定三天後來殺他。

三天後，部落的人一早就集合，拿着槍、弓、箭向 *ilək* 的住所出發，到了 *ilək* 家一看，*ilək* 已把身上所有的毛變做‘毛人’，人數比部落的年輕人多三倍，部落的人只好退兵。

據說，*ilək* 住在現今部落的西方，有時他懶的走路的時候，就變做一塊木頭倒在路旁，路人以為是真的木頭抬回家，到家要放下時，聽到有人說：“請輕輕地放下。”一看則是 *ilək*。

有時，看到美女走過來，*ilək* 就變做一塊大木頭，橫倒在路上，等美女跨過時，偷看她的私處。見到醜的女人走來，就變做很細小的樹枝。

(四)

古時，神仙時代有男神 *masriu*，女神 *maavok*，其子 *lajo* ♀, *tatpuyan* ♂, *ilək* ♂, *ruyos* ♀, *takai* ♂, *koho* ♂。 *lajo* 與 *tatpuyan* 成了夫婦，生有 *okoi* ♂, *tsalktsak* ♀, *maulai* ♂, *talosimar no bodal* ♀, *maovtsay* ♀, *mahol!hol!* ♂, *tsatsilisan* ♂, *taukai* ♀, *maeyʔey* ♀, *maklovot* ♂。 *ilək* 與 *ruyos* 成了夫婦生，有 *tsivus* ♂, *maruravas* ♀,

tarmon †。 *maulai* 與 *maruravas* 結為夫婦。而 *tsivus* 與 *talosimar* 結為夫婦。

maulai 到 *ilək* 那邊入贅時，剛好是 *pialawan* (看田) 的時候。部落的人把田的界限分好，接着伐木燒田。這時 *ilək* 整天在那邊做 *kapoy* (竹陀螺) 和 *atsotsol* (木陀螺)。部落的耕地在南方與東方，而 *ilək* 與 *maulai* 的耕地在西北方。等到部落的人開始播種時，*ilək* 才問 *ruyos* 線做好了沒有。線做好了，*ilək* 叫 *ruyos* 留在 *poukos* (地名，今部落的墓地)，他引了線沿着耕地邊緣走，西邊到 *tsiakojan*，北到 *tayah*，東到 *alumtai*，南就是 *ruyos* 所在的地方，線的兩端繫在陀螺上，然後打陀螺轉動，*ilək* 打一個，*ruyos* 打另一個。環在耕地邊緣的線都慢慢收轉到陀螺上，線所經過的地方，無論多大的樹木皆被砍倒。這樣 *ilək* 只花一天就伐完了樹木。*ilək* 再到溪邊，飲了很多的水，然後到耕地解小便，地上的草木皆被冲到鄰近的耕地上去。耕地開墾好了之後，分成兩半，一半為 *maulai* 與 *maruravas* 的耕地，種 *maulai* 帶來的 *oko* 種小米，另一半種 *ilək* 自己的種子。

到了小米成熟時，部落的人做 *sapihdodol*，就是築籬笆於田的週圍，以防止山豬之侵入。這時 *maulai* 回母親家拿 *raroetan* (參見前文馬太安社之宗教及神話)，這時他的母親吩咐他說：“收穫 *miloet* 時，不一定要拿豬肉來，假如要拿來的話，在路上絕對不許嘆氣，嘆氣的話我馬上知道，我會生氣的。”

maulai 回到家，告訴 *ilək* 小米已成熟了，決定先收割 *maulai* 的小米。*maulai* 問 *ilək* 是否要殺豬，*ilək* 說既然有豬就帶去殺。*maulai* 到豬寮看，只有二三根竹子在那邊，*maulai* 問 *ilək* 豬在那裏，*ilək* 說豬在豬寮內，*maulai* 又到豬寮，仍然只看到二三根竹子。回去告訴 *ilək* 豬寮只有二三根竹子，*ilək* 不相信，跟 *maulai* 一起去看，豬寮內則有三隻肥大的豬 (據說這是 *ilək* 不喜歡 *maulai* 帶來的小米種子，所以把豬變做竹子)。*maulai* 叫 *tarmon* 捉住豬，讓 *awarala* 以籐綁住豬腳，然後抬到田裏去。

一到田裏馬上殺豬，取出內臟，同時把豬耳尖切成小片片的，這些小豬耳片稱做 *katsiu*，把 *katsiu* 掛在 *paalopalan* (放 *raroetan* 的簍子) 上，跟 *take!* (胡蘆杯) 一起把 *raroetan* 放在 *tsaraaran* (三角叉) 下，然後 *maulai* 就做收穫的 *mivtek* 說：“祿 *alitsolo*，現在我們要開始收割小米了，使我們能把東西南北四方的小米都收

集到，使那些 *tayar no vavoi* (豬吃剩餘的)、*tayar no ajam* (鳥類吃剩餘的)以及跑掉的都能收集到，禱 *sapalasil*，請禱好好照顧我們的田小屋。”*miwtek* 做完了，就吃午飯。那時，流在地面上豬血慢慢地動起來，原來血已變成螞蟻了。用來綁豬的籐條則變成蜈蚣，火灰變成黑蟻，豬爪和豬糞變成 *furaraya!* (閩南話稱牛屎龜)，因此 *furaraya!* 很會拉屎。豬毛變成了蚯蚓，木炭變成了蟻。午飯後，*maulai* 只收割了一些就想回去。

ilək 要他去叫狗，*maulai* 找不到狗，回去告訴 *ilək* 說他找不到。*ilək* 只叫了幾聲，就來了四隻，原來黑的石頭變成黑狗，白的石頭變成白狗，黑白的石頭變成黑白的狗，土色石頭變成土色的狗。於是 *maulai* 帶了四束小米，*tarmon* 和 *awarala* 抬着豬肉回家。

回到家，*ilək* 說今天既然殺了這麼大的肥豬，叫 *maulai* 帶一些豬肉給他的母親 *lajo*。*maulai* 說等吃過晚飯後再去，於是叫他妻 *maruravas* 燒飯，舉行 *mitsruy* (收穫完後，第一次燒飯)，這時他向神說：“現在我的妻子 *maruravas* 把小米放在鍋內，希望小米如同砂一般地多，如黏土一樣黏。”

吃過飯後，*maulai* 把肉放在 *lavai* 內，準備回家。*maruravas* 說她也要去，*maulai* 不讓她去，說是太遠了。但 *maruravas* 一定要去，*maulai* 只好答應，同時告訴她，他母親說過，在收穫完後絕不能嘆氣，否則母親是會生氣的。

二人出發，這時 *maruravas* 已懷孕，因為路太遠了，故不知不覺中嘆了一口氣。*maulai* 說：“不去母親家了，帶去了也沒用，母親已經知道我們嘆氣了，她一定很生氣的。”*maulai* 就地取了三枝茅草莖做 *tsalaalan* (一種三腳柱，從此人們入倉 *mea²lay* 時，一定在穀倉前立 *tsalaalan*，在其上掛肉和 *raroetan*)，把肉掛在那邊，二人空手而去，還沒到母親 *lajo* 家時，*lajo* 已出來告訴他們不用來了，趕他們回去，同時說因他們嘆氣之緣故，而 *maulai* 帶去的 *okoi* 種的小米要變成 *kalato!* 種。*kalato!* 種的小米是有葉子的，不如 *okoi* 種好。*maulai* 他倆只好回家。

次日，繼續收割小米。一連二十天仍收割不完。因此請部落的人來幫忙，同時分一半小米給幫忙的人。*maulai* 的收割完後，才收割 *ilək* 的小米。收割完後大家去捉魚。到了一處沒水的溪底，*ilək* 叫大家就在那邊網魚，而他自己則檢柴去，等他檢

柴回來後，大家告訴他，這裏連水都沒有，怎麼還有魚可捉。*ilək* 叫他們去起火，他自己就在沒水的溪底捉魚，第一次約捉了三十斤，大家覺得不夠，他又捉了二三次。這時溪底已不再是沒水了，而且溪底的石頭皆變成魚在水內游來游去。

捉魚後的第三天，*maulai* 逃回家，告訴母親說，他不想住在 *ilək* 家了，母親說：“那樣也好，反正女人多的是。”

次年，看田 *pialawan* 時 *maulai* 跟父母說，他想到北部去入贅。因為 *ilək* 的兄弟 *koho* 在 *lidau* 社，所以 *maulai* 改名為 *avotoyai*。

avotoyai 到了 *lidau* 社的會所，告訴那邊的老人說，他要到此地入贅，老人們聽了很高興。

第二天開部落會議，決定召集部落內所有的少女。*avotoyai* 留在會所，而少女們按美醜分成三組，每人各持一 *atomo* (陶壺)，經過會所到河邊取水。讓 *avotoyai* 選取他的妻子。

第一組最美的經過會所時，*avotoyai* 說沒有一位他看中的。老人們覺得很奇怪，而且有點着急。第二組走過時，*avotoyai* 仍然說沒看到一位合意的。最後，那些跛子、單眼、歪鼻、兔唇等等組成第三組經過時，*avotoyai* 說他找到一位合意的。原來他看中一位單眼的少女，名叫 *ruyos*。老人們就帶他到 *ruyos* 的家。*ruyos* 的母親是瞎子，老人們告訴她，神 *malatau* 的孩子 *avotoyai* 將到她家入贅。她聽了之後，馬上哭出來，說：“我家的人都是這種樣子，而且又這麼窮，怎麼可以呢？”*avotoyai* 立刻回答說：“我不在乎貧窮或者是瞎子。”*ruyos* 的母親無話可說，於是 *avotoyai* 就入贅到 *ruyos* 的家。

不久，部落開始看田 *miarau*。*avotoyai* 分到的耕地南到 *toapun*，西到 *sakor*，北到 *ikado* 山，東至七星潭。而 *lidau* 社別的社民的耕地在 *lidau* 至 *kunoi* (宮下)、*siykake* (花蓮) 等地方。大家開始伐木燒田時，*avotoyai* 學 *ilək* 的方法，整天在那邊修製陀螺，同時叫其妻 *ruyos* 紡線，然後開始伐木。再到溪谷吸飲水回到耕地小便。這樣很快就把耕地開墾好了。*avotoyai* 種的小米是 *okoi* 種，其他的人種的是 *lavne* 種。到了收穫時，*avotoyai* 請部落的人幫忙，忙了十天，才收割完畢。爲了酬謝他們的幫忙，*avotoyai* 取出三個 *okoi*，剖開來則是滿滿一 *sataps* (籐籬) 的小米，

煮了這些小米。*avotoyai* 砍下二個竹節問大家够不够，大家說不够，他就再加一節。然後鞭打這些竹子，竹子就變成三條大肥豬。他再去砍一根 *kintol* 竹，問大家够不够，大家說不够，他就再加一根，剖開 *kintol* 竹，裏面盛滿了酒，足够部落的人喝。大家吃完後回家時，*avotoyai* 再送每人二個 *okoi* 帶回去。

次日，*avotoyai* 想回母親家，其妻 *ruyos* 說她也想去，當時 *ruyos* 已懷孕，*avotoyai* 不讓她去，然而 *ruyos* 說，她一直沒看過母親，所以也很想去，*avotoyai* 只好讓她也去。在途中過橋時，*ruyos* 一不小心掉到橋下，變成蛇，*avotoyai* 拆回告訴 *ruyos* 的母親，她聽了很傷心，*avotoyai* 在那邊把小米晒乾後，才回到自己的家。

三、人變 *kowau* 鳥的故事

古時，有叫 *nakau* (女) 與 *pajo* (男) 的夫婦，*nakau* 的母親叫 *ohai*，父親叫 *ami!*。

有一天，*nakau* 椿米時叫 *pajo* 替她椿，因她已懷孕了。*pajo* 拒絕說：“別人懷孕也沒叫人椿。”*nakau* 說：“那麼我就把這肚子 *pojapoi* 換給你，”*nakau* 就做 *pa²kok* (向神說：“讓給你吧！”)。因此，*nakau* 的肚子換到 *pojo* 的身上。

pajo 的肚子漸漸大起來，不久就要生產。*pajo* 生不出來而死去。這是人類第一次的 *madapanoh* (配偶一方已死)。*pajo* 的兄弟都來責備 *nakau* 說：“你怕懷孕，現在把你關閉十年。”

於是把 *nakau* 關到鳥籠內，不讓她到外邊去。十年間都沒洗澡，身上滿是垢，不知不覺中長出毛和翅膀。*nakau* 對母親說，她要變成鳥了。母親聽了很傷心。*nakau* 飛到門口說，現在她要開始叫鳥的聲音，請母親聽聽。於是她叫 *kowau*——。再飛到屋頂，告訴母親明年的這個時她將回來，然後就向外飛去。那時，正是 *odatsan* (開墾) 的時候，所以稱 *kowau no odatsan*。

四、人變穿山甲 *alum* 的故事

古時，有叫 *oroh* 的小孩，其母叫 *ohai*，父叫 *loho*，祖母叫 *savit*。

有一天，父母到田裏耕作時，把小孩交給祖母看管，同時交代說，假如要吃奶的

話向鄰居的婦人討奶，晚飯的菜就煮筍子。

父母親離開家後，*oroh* 就哭個不停。到燒晚飯時仍然在哭，*savit* 很生氣，就把 *oroh* 放到鍋內，跟竹筍一起燒。到了晚上，*ohai* 與 *loho* 回來，向 *savit* 要 *oroh* 來吃奶，*savit* 說已把他跟竹筍一起煮了，*ohai* 很傷心地哭起來，同時罵 *savit*。 *ohai* 端了燒竹筍的鍋要覆蓋 *savit*，*savit* 躲到地板下，*ohai* 就以竹筍湯潑她，*savit* 被燙死在地板下。

十天後，從地板底下跑出 *alum* (穿山甲)，*ohai* 很驚奇，問牠是什麼，那隻穿山甲就說：“是我 *savit*”。因為 *alum* 是老祖母變成的，所以無牙，只好吃螞蟻。而且她的足印跟人一樣。

五、人變 *ponai* 鳥的故事

古時，有一對夫婦，女的叫 *valahan*，男的叫 *tsalau mata*。二人過着很愉快的日子。

有一天，*tsalau* 帶了 *tomai*, *yadai*, *olijon*, *kudau* 等四隻狗去打獵，而 *valahan* 則到田裏工作。這一天，*tsalau* 沒獵到野獸，其中只有一隻狗捉到一隻 *vavokol* (螳螂) 吃掉。回到家，狗告訴 *valahan* 說：“*ina* (母親) 今天我們上山打獵時捉到一隻 *vokol* (壯年的豬，狗把 *vavokol* 誤說為 *vokol*)。” *valahan* 問豬在那邊，狗說已吃掉了。這種情形一連有二、三次。*valahan* 很生氣，問 *tsalau* 說：“誰替你做的便當，我每天還是到田工作，而你則把獵到的獸肉吃掉。”

有一天，*tsalau* 仍向 *valahan* 說他要上山打獵去，而 *valahan* 也照常到田裏工作。那天 *tsalau* 並沒出去打獵，留在家等 *valahan*。到了傍晚，*tsalau* 將自己屁股的肉割下來燒，等 *valahan* 回來時，告訴她去把所有的親戚叫來。大家到齊了之後，*tsalau* 說：“今天我上山打獵，獵到一隻 *yavol no vdalekoh* (三四月大的幼鹿)，所以請你們來吃。” *tsalau* 就叫他的 *saale* (小舅) *amiq* 切肉燒飯。吃過晚飯後，*tsalau* 問大家好不好吃，大家說幼鹿的肉當然是好吃的。*tsalau* 說：“那是我屁股的肉，因為每次我出去打獵無獲的話，*valahan* 要罵我，因此只好割自己的肉。”說完 *tsalau* 就死了。

古時，狗是會說人話的，因為牠把 *vavokol* 說錯為 *vokol* 後，人們就把牠們的舌頭割下。因此，現在的狗不會說話。

tsalau 死後，*valahan* 守了十年的 *daponoh* (夫妻一方死後，另一方不可外出工作，古時為十年，據說 *okak* 當 *sapaluyau* 時改為八年，*olam mana* 時改為六年，*panoy mama* 時改為四年，到現在 *unak taboy* 時改為三年)。十年後，*valahan* 變成 *ponai* 鳥。

據說，*ponai* 鳥假如到部落叫 *wa—o wa—o* 時，部落內一定有人會死。

六、女陰長齒的故事

(參見馬太安社之宗教及神話一文內之系譜二)

vataan 與 *vook* 的弟妹 *tsalau ripai* (男) 和 *aruvai* (女)，他倆生有 *tsihak*, (女)，*unak ripai* (男)，*vadah rarikajan* (女) 和 *tsalau ripai* (男)。*vadah* 與 *tsalau* 結婚，生了一女兒叫 *aruvai*。

aruvai 漸漸地長大了，招 *majau* 為丈夫，但 *aruvai* 陰戶長有齒 *wades*，因此 *majau* 的 *lokets* (陰莖) 被咬斷死去。之後，又招 *looh*，也同樣地被咬死。其父母 *vadah* 與 *tsalau ripai* 很生氣，以氈子包起來，把她擲到溪裏。隨着溪水流向海去，再漂向南方，一直漂到 *vulalats* 附近，就擱淺在那邊。

有一天，有一名叫 *tartar* 的男子在海邊散步，聽到被氈子包起來的 *aruvai* 在那邊呻吟，*tartar* 走近一看則是人，把氈子解開，問她是誰，她說：“我起先招 *majau* 為夫，因我陰戶有齒，故被我咬死，又招 *looh*，又被咬死，兩度咬死丈夫後，父母很生氣，把我包在氈子內擲到溪裏，一直漂到此才被你救起。”*tartar* 見 *aruvai* 是一美女，有點動心，而 *tartar* 也長的很英俊，*aruvai* 也有意許給他。

aruvai 叫 *tartar* 看看她的陰戶，*tartar* 看過後說：“我們可以把它磨好。”*aruvai* 也說：“磨好後我們兩人應在一起。”*tartar* 取了一塊石頭，把 *aruvai* 的大腿分開，一看左右都有牙。磨了差不多時，拿了茅草的心芽，插入陰戶試了一下，馬上就斷了。所以又開始磨，又試，又斷了。*aruvai* 叫他磨久一點，磨到茅草的心芽不斷時才停止。於是 *aruvai* 就叫 *tartar* 跟她發生關係，*tartar* 有點害怕，再取石

頭磨過後，兩人才發生關係。

aruvai 問 *tartar* 的家在哪？*tartar* 說是在南邊，兩人就往南走。*tartar* 的父親叫 *alits*，母親叫 *porau*。*tartar* 問 *aruvai* 的父母是誰，*aruvai* 告訴他，父親叫 *tsalau ripai*，母親叫 *vadah*。

經過幾年後，生了 *unak ripai* (男)，*tsalau ripai* (男)，*vadah ripai* (女) 三子女。

unak 與 *tsalau* 長大後，有一年，*aruvai* 叫他倆到她母親家，同時告訴他倆說：“在那兒有我織布的 *tokol*, *valina*, *komahai*, *slulu*, *nanokaan*，你倆去拿來，我母親是住在東邊的第二家，假如看不到就問人家你的祖母 *vadah rarikajan* 的家在何處，人家一定會告訴你們的。”又告訴他倆那些東西是放在何處。

unak 與 *tsalau* 就去了。到了 *tspoh* (大港口) 找到 *vadah rarikajan* 家。*vadah* 問他倆是誰？他倆說：“*unak* 和 *tsalau*，我倆的母親是 *aruvai*。”*vadah* 說：“幾年以前，*aruvai* 已死了，那還有她的兒子？”他倆照着母親的話，走進屋內馬上找到織布的器具，只有 *nanokaan* 不見了，*unak* 問說：“我母親的 *nanokaan* 放到哪裏去了？”*vadah* 這時已相信他倆是 *aruvai* 的兒子，就說：“那 *nanokaan* 現在我正用着，事情既然這樣，我也跟你們去，請等我一下。”當時 *tsalau ripai* 已經死了。*unak* 與 *tsalau* 先走，*vadah* 跟在後面。途中要經過一條大溪，溪有竹橋，橋是以三根竹子編成的，二兄弟走過之後，砍斷三根竹子中之二根，等 *vadah* 走到橋中時就斷了。*vadah* 被水流走，後來她變成一種吃魚的 *aroyai* 鳥。二兄弟跑回去，告訴母親她的器具都拿來了，*aruvai* 問說：“那位笨母親還在嗎？”他倆說：“還在的，起先她不承認我倆是你的兒子，後來我們照你說的找到那些器具後，她才相信，……(將經過告訴母親)……她就被水流走了。”*aruvai* 說：“這是應該的，我們算已報仇了。”

三年後 *aruvai* 死了，不久，*tartar* 又死了。

有一年，*unak* 說：“我們兄妹三人在此沒有親戚，我們就回 *vataan* 去，那邊有我們的親戚。”在小米、稻穀收割後，他們就回到 *vataan*。他們到 *doye* 家，*doye* 問他們是誰的子女，他們說是 *aruvai* 的子女，*doye* 說大家都是自己人，是表兄弟。

翌日，開部落會議，各家都捐出一些小米做爲他們三人的糧食。他們就在 *doye* 家旁建屋。

第二年他們到 *tayah* (萬里橋) 建屋，部落的人都幫他們蓋屋。當地的土地東邊歸部落的人們，西邊才歸他們耕作。西邊雖然很廣大，但石頭很多。在那邊住五年後，就遷到 *tsirakajan* (六海鼻) 的西方。

有一年，有叫 *malunai* 和 *nokoh* 的漢人到那邊玩，*unak* 請 *malunai* 跟他的妹妹 *vadah* 結婚。*malunai* 答應入贅到 *vadah* 家。另一位漢人 *nokoh* 問這邊還有沒有部落？*unak* 說順着溪谷上去就有別的部落。*tsalau* 帶他去。*nokoh* 就跟一名叫 *nahan* 的女子結婚。*nahan* 的父親叫 *viek*，母親叫 *vavoi*，他倆生有 *nakau vavoi*, *vurajan* 與 *nahan*。*nakau vavoi* 的丈夫叫 *alits*, *vurajan* 的丈夫叫 *lukal*, *nokoh* 跟 *nahan* 結婚後，改名爲 *hololo nokoh*。*hololo* 爲遊玩之意。

第四天，*viek* 和 *unak ripai* 一起到 *malunai* 與 *nokoh* 家，跟他們的家人商量婚事。在那邊住了三天才回來。*vadah* 和 *malunai* 生一男孩叫 *vato*。

tsalau ripai 的妻子叫 *kawah*。生 ♂ *unak ipu!*, ♂ *vtey*, ♂ *tsalau kuniniwai*。

unak ripai 與 *saumah* 結婚，生 ♂ *tsalau ooy*, ♂ *voye!* 和 ♀ *vanol*。*vanol* 住在 *pisanaan*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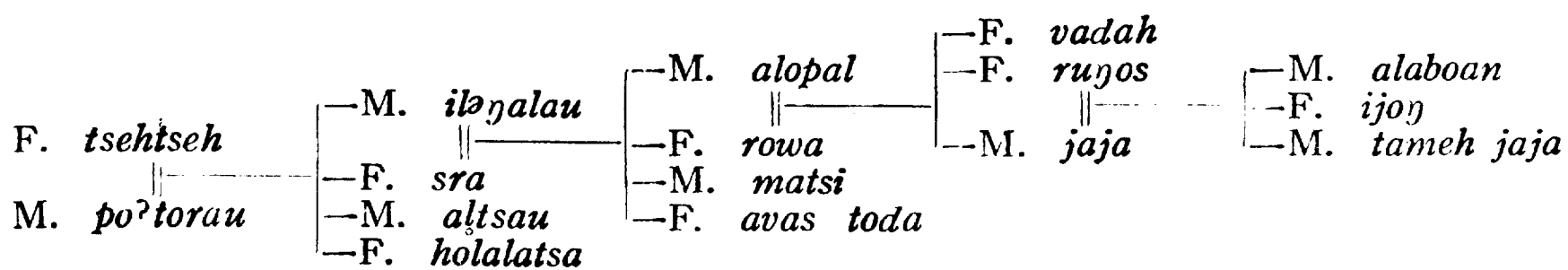
aruvai 的那些 *tokol!* 由 *vadah rarikajan* 保存，據說，至今仍留存在里漏社。

nahan 與 *nokoh* 是報導人 *unak taboy* 的祖先，這是 *patsidal* 氏族的人。

今日，在新港(臺東附近)有很多的 *kulup* (大海貝) *kokeh* (海貝之一) *kaer* (海貝之二)，因 *aruvai* 是在那邊磨陰部的牙齒之緣故。她的陰核 *pa?ano* 變成 *kokeh*，她的陰唇變成 *kulup*。

七、*iləyalau* 的故事

(參見馬太安社阿美族之宗教及神話一文內之系譜二)



pakatsavonai (坐在壁 *tsvoŋ* 上漂流) 的人 *tsehtseh* 與 *poʔtorau*，他們漂到大富附近時才跟坐在木臼 *dodaŋ* 上的 *marokirok* (女) 和 *pirukarau* (男) 兩兄妹分開，*tsehtseh* 與 *poʔtorau* 漂向西方，*pirukarau* 與 *marokirok* 漂向北方。*tsehtseh* 與 *poʔtorau* 向西漂到 *taporo* 的地方，他們的子女有 *iləŋalau* (男)，*sra* (女)，*alʔsau* (男) *holahatsa* (女)，他們後來住在 *kalamatsiai*，即現今 *lasoai* (鎮平) 的上面。

iləŋalau 生有 *alopal* (男)、*rowa* (女)、*matsi* (男)、*avas toda* (女)，他們移住到 *vataan* 上面的 *uanau* 的地方，後來又搬到現今 *vataan* 西方的山麓上。最後 *alopal* 與 *rowa* 搬下來，住在今日 *karowaʔ* 的 *alalotok tsi alopalai* 地方。在那邊生了 *vadah*, *ruyos*, *jaja*。 *vadah* 到 *ts'imrmran* 地方去。

ruyos 與 *jaja* 生了 *alaboan*, *ijoy*, *tameh jaja*，他們後來搬到壽豐 *rinaham* 去。

tameh jaja 長大後，要去 *mialɿ* (到別的部落入贅)。其兄 *alaboan* 問他到哪一部落去，他說到 *tsiwidian* (水蓮鼻)，兄說：“此地並非無女人，何必一定要到那邊？”他說：“話雖這麼說，但到那邊去又有何關係，*tsiwidian* 的人不是從 *aran* (*pakatsavonai* 的人) 傳下來的？”兄答應了，臨走時吩咐他，到了那邊必須努力工作。*tameh* 就去了，妻子叫 *ohai*，生了 *alaboan* (男) 和 *royos* (女)。

當時 *tsiwidian* 的 *komo!* 叫 *tomon tsatsin*。有一天 *komo!* 做 *mioiʔoi* 召集 *tarimasmās* 和 *rarau* 兩年齡階級的人來採菜 *sasinaival* 去，*tameh* 是屬 *tari-masmās* 階級的。他很快就到會所集合，然後上山去。階級的人很早就採回青菜，但 *tameh* 一人比較晚才回來，他回到會所時，青菜已經燒好了。他帶回來的不是青菜，而是 *kalan* (蟹)，老人們一見到蟹就想吃而不吃青菜，同時稱讚 *tameh*。

此後，又做 *mioiʔoi* 去採菜。所有階級的人都做上次 *tameh*，都捉蟹回來，但這次 *tameh* 則採 *doyots* (藤心) 回來，老人又稱讚一番。下次採菜時，階級的人就採藤心回來，但 *tameh* 則捉魚回來。又一次，階級的人捉魚，但 *tameh* 則獵 *vəkəl* (山鹿) 回來，老人大大地稱讚。因此，階級內的人都很嫉妒他。

tameh 之子 *alaboan* 長大。有一次去採柴時，採到的柴被人搶去，*tameh* 安慰

他說不要緊，以後再採就有。有一次，他的女兒 *ryots* 去挑水，經會所時，人們故意向她要水喝，喝水時在胡蘆瓢底下偷偷地挖了一個洞，等她回到家時，水已漏光了。但 *tameh* 還是安慰她說不要緊。其妻 *ohai* 到田裏挖甘薯回來，經會所前休息時，被 *tameh* 的階級的人分去一半，*tameh* 問她為何她的甘薯少了，她說：“我經會所時，將甘薯放在 *takar* (棚)上時，你的階級的人一個人分去一個，所以少了。”*tameh* 說：“沒關係，明天再去挖就有，他們也許肚子餓了。”階級的人，這樣地欺侮 *tameh* 的家人。

有一天，*komo!* 做 *mioi²oi*, *tameh* 跑去問有什麼事，*komo!* 告訴他今天去挖 *sasadem* (魚籐)。 *tameh* 挖的比人家多。

第二天，到河裏 *misadem* (毒魚)。從上流開始捉，在中間有一大水池。所有 *tameh* 階級的人在那邊等他的到來。*tameh* 來到之後，問他們為何等他，他們告訴他：“這個池子有大魚，因為你比較會游水，而且也會潛水。”*tameh* 脫下衣服，取下番刀、網子後立刻跳到水裏去，問他們大魚在何處，他們告訴他在水池的中央，他游到中央後就潛到水內。這時，所有階級的人都將手網拋出去，*tameh* 很快就發覺到，立刻潛到水底下，再從石縫上岸。*tameh* 走去取回自己的衣服，同時說：“你們想殺我的話為何不用你們的番刀！你們要在水底用網弄死我，我是相當苦的，而且也相當不容易。”*tameh* 取了自己的衣服、網子就走了。回到小屋，老人問他為何先回來，他說是因為家裏沒有人。回到會所時，在那邊等魚吃的老人 *kalas* 問他大家回來了沒有，他說在後面，馬上回來。一面說一面很快地走回去。不久，大家就回來了。最先回來的人去叫 *tameh*, *tameh* 說因 *ohai* 不在家，只是孩子們是不大好的，燒的飯恐怕會燒焦。來叫的人走了。不久，又來了三名叫他快去，他還是說飯還沒燒好，所以不能去，不久，又來了四名，*tameh* 仍說飯還沒好，他們說：“那麼，把你帶回來的魚給我們，”*tameh* 叫他們拿走，他們就帶了魚到會所。在會所，由老人分魚給所有的人，但分給 *tameh* 的是大魚，*tameh* 就到會所問老人說：“我又不是老人，怎麼都給我大魚？”把魚還給老人，他只挑選十條小魚回去。*ohai* 回來時，將經過告訴她。*ohai* 說：“隨你的意思好了。”*tameh* 說讓他考慮二三天看看。

三四天後，*komo!* 再做 *mioi²oi*, *tameh* 很快就跑去問有什麼事要做的，*komo!*

告訴他今天要整理部落的環境。*tameh* 說：“今天我想到哥哥那邊去一下，因常夢見哥哥。” *komo!* 答應了，同時告訴大家說今天不 *liajam* (罰那些沒參加工作的人捐出小米、柴等)。

tameh 很快就回到兄家，把一切的經過很詳盡地告訴其兄，兄說：“我叫你不要到那邊入贅，你偏偏要去，現在發生了這種事，你就離開那邊的妻子，這邊有不少的女人。” *tameh* 不肯，說：“我跟妻子相處的很好，為何要跟她離異。”兄說：“既然如此，你就留在此三天後才回去，告訴你們的 *komo!* 說哥哥病很重，要回來照顧，然後再告訴你妻一起逃走，說是我教你的。”

tameh 回到那邊，立刻到 *komo!* 家告訴他：“我兄大病，我應立刻回去。” *komo!* 答應了。*tameh* 回家跟 *ohai* 說：“我想逃走，所以我們只好離異。” *ohai* 不肯，*tameh* 說：“那麼你快將屋內的東西收拾好，今晚兄的年輕人和 *yayasawan* 會來接你。”當晚，兄家的 *yayasawan* 來把 *ohai* 和大的二個小孩接去，而 *tameh* 背着最小的女兒，等到天亮，跟 *komo!* 說一聲後才回兄家。

tameh 回到兄家後，每天早晨都走到東邊的大溪看看。有一天的早晨，機會來了。*tsiwidian* 社的人到此地捉魚。兄弟倆立刻殺豬，收集了豬血，帶了事先做好的山鹿脚的木印，又帶了一隻將死而無毛的狗，狗的名字叫 *kanikar*，兩人一副上山打獵的樣子。兄走在前面叫 *to—i to—i* (叫狗)，*tameh* 在後面學着狗叫 *au—au—*。到了 *tsiwidian* 堵住的堰堤時，捉魚的人都到下游去了。兄弟倆下到溪底，將收集來的豬血散在那邊，同時用鹿脚木印在砂灘上印鹿脚紋。最後將那隻無毛 *makodetsai* 無尾 *kikol* 的狗殺掉，把它塞在 *svu!* (堰堤的草)內。*alaboan* 就叫捉魚的人回來，問他們說：“我的鹿和狗跑到哪邊去了，鹿是沒關係的，但我那隻狗是不能丟掉的，那隻狗一定可獵到鹿角和鹿鞭，所以那隻狗是很重要的，沒有那隻狗我們將無法再打到獵物。”他們都說不知，*alaboan* 叫 *tameh* 將 *svu!* 弄開，*tameh* 拆了一半，仍不見狗屍，兄就叫他全部拆開，結果那隻 *kanikar* 狗的屍體浮上來。*alaboan* 立刻跳入水內，抱着那隻狗說：“啊！是我的狗。”抱着它上了岸。對 *tsiwidian* 的人說：“你們說不知，狗不是在此。鹿不見了沒關係，但狗已死了，我們很傷心。”*tsiwidian* 的年輕人啞然無聲。*tameh* 在那邊挖了一個穴，約有二尺五寸深，*alaboan* 將自己穿

的 *atalats* (披衣) 舖在穴底，才把狗屍放進去。 *tameh* 亦脫衣蓋在上面後才埋土。然後 *aloboan* 說：“*kanikar* 你現已死了，請你使我們有後續的狗，不然我們將很不好。” *aloboan* 向着 *tomon tsatsin* (*tswidian* 的 *komoŋ*) 的年青人說：“你們不要介意，狗的屍體已找到算不錯了，假如介意的話，我弟弟也到你們那邊入贅，同時我也要到東邊的山取藤及木材，故大家不要把感情弄壞，這是我的希望，我將回去了。”那些年輕人說午飯快燒好了，留他吃過午飯再走。他說：“謝謝！”他們說：“魚捉了不少，吃過魚再走，”他說：“我們捉魚較近，今早也捉了不少。”他倆就回去了。

tomon tsatsin 對於 *aloboan* 的狗之死覺得很對不住。開會決定部落的人拿出 *vasolan* (籐蓆、晒穀用)、*vakar* (籐筐) 等等東西，命年青人拿給 *aloboan* 做為賠償，到了 *aloboan* 的家，年輕人說：“這是 *tomon tsatsin* 說要給你做為那隻好狗的賠償。”*aloboan* 留他們吃飯，吃過午飯後，*aloboan* 說：“這些東西不能放在此。”就叫他們帶回去。

五六天後，他們又來了。這次帶了更多的東西，由約十名年輕人帶來。*aloboan* 仍招待他們吃午飯，午飯後又叫他們將帶來的東西帶回去，同時告訴他們說：“此後你們不要再到此，我將到你們那邊。”

十天後，*aloboan* 獨自一人到 *tsiwidian*，在那邊過夜。當晚跟 *tomon tsatsin* 說：“*tomon*！你不能再做那種事，你是不是要把我們的路堵住，不要再送東西到我那邊。我那邊有美女，也有勇士，你有意讓它停止往來嗎？我提議大家來舉行一次火獵，使雙方的年輕人互相聯絡一下，到我那邊的原野燒的話，每人至少可分到五六隻 *malonum* (大鹿)，多的話可分到十一二隻。從 *tatewasun* 至 *sailoh* 的原野是很廣大的，我的意思是先燒那一邊，明年再到這邊燒。你們的意思如何？”*tomon* 說好，決定明天開會討論。

翌日開部落會議時 *aloboan* 站起來說：“大家都到齊了，很感謝你們，我不想再說什麼，在此僅告訴你們我已跟 *komoŋ* 商量好了，為了使雙方的年輕人聯絡感情，我們將舉行一次火獵，現在正是忙季，等收割完後我們才燒，因為割稻 *pinajan* 後，才能做 *toron* (糕)，我們要燒原野的話，至少應帶三四餐的便當。”*tomon tsatsin* 的年輕人都贊成。*aloboan* 吃過午飯就回去了。

不久，到了收穫小米的季節，*tomon tsatsin* 的年輕人來了，叫 *alaboan* 現時來燒原野，*alaboan* 告訴他們現時燒的話不太好，因為現正在收割小米。他叫他們回去，等要燒的時候他再去告訴他們。

過了 *pipanajan* 後，*alaboan* 就到 *tomon* 家，*tomon* 說：“你來了。”他說：“是的，前幾天你的年輕人到我那邊，很對不起，現收割已快結束了吧！我們就開始吧！我爲此事到這邊，明天開部落會議如何？”

次日晨，*tomon* 做了 *mioi²oi*，通知大家來開會，大家到齊了之後，*alaboan* 站起來說：“我很感謝你們在百忙中抽空來開會，以前我們已商量過了，今天就爲那件事來的。現在到處的收穫已將完了，原野的草枯了，現在我們就來燒原野如何？昨晚已跟 *komo!* 說過，你們的意思如何？”*tomon* 的年輕人都贊成，於是他接着說：“那麼明天各家都舂米，第二天造 *tsukap* (皮鞋)，不然會被灰火燒到。把 *avat* (火藥) 放在 *tanoman* (胡蘆) 內，做三支 *tsupo* (火種)，長約一尺，一支放在 *kivey* (蓋槍的小蓋子) 上，一支放在 *kaleley* (放 *tsupo* 用，繫在腰上)，另一支拿在手裏。三天後，你們再出發，到了山時，請放火，我們就知道你們來了。”*alaboan* 就回去了。

alaboan 回到家，跟自己的年輕人說好，叫他們造 *tsupo*，同時告訴他們，從西邊先放火，南北也放一點火，等到東邊有火煙冒出時，就趕快放大火。

第三天到了，向東看，火煙已冒起，*alaboan* 就去迎接。“你們都來了嗎？”“是的都來了，”*alaboan* 再說：“*tsupo* 都拿了吧！一支先點火，大家準備好了，我就先走。”*alaboan* 走到原野的中央時，就叫大家在那邊休息一回，因此後就沒抽煙的時間了。休息一回再出發，走了一回，*alaboan* 說他的火柴與煙丟在剛才休息的地方，*alaboan* 就跑回去，從後面放大火。這時，他的年輕人也從南西北放火，四方都起了大火，把 *tomon* 的年輕人一人不留同同燒死。這是替 *tameh* 報的仇。

tsiuidian 的部落因此遷移 *mavolau*，別的部落也恐慌，大定相率遷移，那些部落是；*pataere* 社，其 *komo!* 叫 *losa*, *tsirakajan* 東邊的一個社，其 *komo!* 叫 *omau* 和 *viek*，他們都搬到 *malunlun* (貓公之北方)，因爲大家都搬到該地，故稱 *malunlun* (大家集合之意)。

該部落的大門稱 *malisan*，北門稱 *potoroyon*，南門稱 *kodets*。當時的 *komo!*

的名字是 *varaot rum, ido kalahtsi, dawas trum, tomon tsatsin*。

馬太安社在 *okak* 當 *sapaluyau* 時，平地人來了。平地人都從馬太安買豬運到大港口，當他們路過 *malunlun* 時，*kalahtsi* 的年輕人常出來搶劫。住在此地的平地人起先不相信，以為是運豬的人貪去。*okak* 就叫他們親自走一次看，也同樣地被搶。有人提議再 *pakavolau* (趕走) 一次，但 *okak* 認為只有馬太安一社的力量是不够的。但是平地人很想去征伐，馬太安就派了人去，當時的勇士叫 *lawas hatsil*。

到了 *malunlun*，大門已關閉，第二三的門也都關着，到了第四個門，有一個人站着，問他是誰，他說：“我叫 *varaot rum*，你呢？”“我是馬太安的勇士 *lawas hatsil*。”其實 *lawas* 在馬太安並不算是勇士。兩人目光相視片刻，*lawas* 就倒了，而別的人也就逃走。

有一天，馬太安跟平常一樣出去工作。*kivit* 社的 *komo!* 叫 *maawe!*, *vjan*, *linoh*，他們三人都是 *nakau arevin* (從馬太安去的) 的子孫。他們三人認為 *malunlun* 的部落很不好，就帶了 *fujan* 和 *linoh* 二位勇士，及一年齡階級的青年到 *malunlun* 去。到了大門外時，將階級的人留在大門外，三位 *komo!* 進去找 *varaot rum, ido kalahtsi, dawa trum*。*kivit* 社的 *komo!* 告訴他們說：“這幾天有人到我們部落來，說最近馬太安人都在造 *avot* (火藥) 和子彈，我們想你們很可憐才來告訴你們的。”“*malunlun* 的 *komo!* 想起前幾天曾殺了馬太安的勇士 *lawas*，所以很害怕，*varaot rum* 就做 *mioi²oi* 召集部落的人，將剛才聽到的話告訴他們。會散後，就 *mitsool*，就是把所有的雞、豬殺來吃。到處都可聽到 *dodoy galay* 和雞豬叫的聲音。*kivit* 社的 *fujan* 說到外面去看看，到了門外，將自己的臉和胸部弄成紅紅的，像似跑了很久的樣子，再跑進部落內說：“馬太安的年輕人現已開始上大巴壟的山，快的人已入山了，請老人們先走，我們去迎戰。”這時，留在門外的 *kivit* 的年輕人就亂放槍，*malunlun* 的人以為馬太安的人真的來了，一人不留都逃走。他們順着海岸向南逃，逃到大港口，再向西到 *kivit* 社。在 *kivit* 住了二天，再遷到 *poyodan* 社 (玉里阿近)。

poyodan 社的 *komo!* 叫 *katsau aparon*，那一年的 *ilisin* 一圈的人走過可以將一把茅草走斷，可見人數之多。在那邊住了約二三年。

有一年，在 *ilisin* 快到時，有一平地人住在 *katsau aparon* 的家，該平地人對 *katsau* 說：“*mama!* 據說馬太安的人要來征伐你的部落，五天後有 *livms* (大風砂) 時，馬太安年輕人的雞羽就會出現。”該平地人是到那邊買鹿角、鞭、皮的。

不久 *ilisin* 到了。剛好一連五天的大風砂，該平地人就說：“真的馬太安的人來了。”大家向北看，溪底的蘆圍搖動着，大家誤以為那就是馬太安的人都逃走。

當時馬太安跟平常一樣，每天出去工作。那只是一位平地人撒的謊。因為 *malunlun* 的人大家都討厭。

他們跑到現今的竹田 (*tsikidaan*)，在那邊呆了五天，因 *tsikidaan* 的人無法供給他們糧食，他們就更往南走，到 *pujuma* (卑南)。當地的 *komo!* 有二人，一叫 *koets*，另一叫 *tanau*。*katsau aparon* 去見 *koets*，*koets* 問他：“假如你們要進來的話，你們有沒有 *kakitaan?*” “有的，” “是誰？” *katsau* 說：“*tsalau nahe* (男)和 *apoi nahe* (女)兩兄妹。” *koets* 說：“就帶一個來吧！來行 *a²awasan* (一種部落的見面禮)，沒舉行 *a²awasan* 的話你們是不能進來的。”他們就帶 *apoi nahe* 來了，以黑布遮住她的眼睛，帶到部落的進口，*koets* 的年輕把她殺死，然後 *katsau* 帶了約數百人跨過她的屍體。

第二天開會，部落就 *masasorot* (收取糧食)，收了甘薯與芋頭，每家約分到二簍的糧食。*pujuma* 當地有一處山豬很多的地方，*pujuma* 的人去的話都不能回來。*koets* 就決定讓 *katsau aparon* 的部落住到那邊。

次日，他們就去了，在那邊蓋屋，*koets* 還供給他們甘薯和芋頭種子。他們並沒被山豬咬死。*koets* 就驅了獵狗到原野內，趕出約三四百隻的山豬，這些山豬都被 *katsau* 的年輕人殺死。*katsau* 帶這些山豬獻給 *koets*。

koets 覺得這不是辦法，就叫 *katsau* 的部落搬到一處有很多大蛇 *kayits* 的山，然而沒被咬死，又回部落要糧食。*koets* 再叫他們搬到有很深的泥巴 *solot* 的地方，然他們鋪了很多的草，沒陷下去，又回部落來。最後叫他們到高山上，叫他們在一片不毛之地上耕種。但有一半的人又折回來。*koets* 和 *tanau* 叫他們不可留在部落裏，向海岸走去，他們就一直往南走，現今新港北部的部落就是他們的後代。

不知經過幾年後，住在新港的人想起留在山上的兄弟，他們就到那座不毛之山

找。但一間房屋也見不到，於是大家分開到各處找。忽在路旁聽到聲音，他們互相問：“那是什麼？”有人回答說：“是我。”一看則是 *rerek* (蚱蜢)。問 *rerek* 有沒有 *komoŋ*，*rerek* 告訴他們在上面。到上面找到 *arareney* 和 *mineneh* 二位 *komoŋ*，問他倆為何變成這樣子，他倆說：“因沒吃的東西，才變成 *rerek*。”新港去的人就說：“你們變成了 *rerek*，就不要下到下面，你們的食物是 *talol* (茅草)、*smot* (草名) 與 *papah no kilay* (樹葉)，而我們的食物是 *valijasan* (高粱)、*karale* (稻之一)、*atepuy* (稻之二)、*poroh* (稻之三)，請你們千萬不要到下面來。”

不知經過幾年後，當 *unak taboy* (報導人) 約七八歲時，有一大批 *rerek* 飛到這邊。老人都說 *rerek* 是人變成的，禁止小孩捉來吃。當時的 *rerek* 亦有 *kapah* (年齡階級組織中，屬較年輕的階級之總名)。*rerek* 留在這邊約有三四年之久。

八、女人島的故事

古時，有叫 *ijoy* 的人，其女兒叫 *poŋa, poŋa* 之子叫 *makatsiu*。

有一天，*makatsiu* 出海捕魚去，坐在竹筏上一直往東走。到了一島上，他從竹筏上到該島休息，檢了些木屑在那邊起火燒魚。該島原來不是真正的島而是鯨魚 *eso*，因在其上燒火，鯨魚受火一熱就跳起來，把 *makatsiu* 拋到 *valiasan* 島。

valiasan 島沒有男人，女人看到男人，尤其是他的生殖器覺得很奇怪，她們把 *makatsiu* 當做豬，放在籠內，如同養豬那樣給他吃東西。有一天，不小心在食物內放進了一把小刀 *lajoŋ*。到了晚上，*makatsiu* 就以小刀砍斷籠檻，逃到海邊，躲在那邊。

有一天，看到一隻海豬 *vavoi no liar*。海豬問他要到哪邊去，*makatsiu* 將經過告訴他，“你家住何處？”“住在山的那一邊，”“那麼就坐在我的背上，假如你累了，就咬我的耳朵，我就浮到海面。”*makatsiu* 就坐在海豬背上，不知經過幾天才回到這邊。上了海岸，*makatsiu* 問他：“我應給你什麼禮物？”“隨你的意思好了，假如你要給我的話，在海邊上將禮物盛在 *vasolan* 內，”“在什麼時候給你？”“沒有月亮的晚上。”

makatsiu 回到家，跟部落的人說他的經過，同時要他們準備糕。就在一個沒月

亮的晚上，大家帶着肉和糕到海岸。把那些東西放在 *vasolan* 內。這時，東方來了七個大浪，第一個海浪沒拿去，第二三四五六的浪也沒拿去，最後第七次來了很大的浪，把那些 *vasolan* 都捲走。

makatsiu 現爲里漏社所祭的神。

九、人變星星的故事

在洪水發生以前，有 *kakalawan* 及其妻 *royats renamai*，其弟 *arokitau* 等三神。*kakalawan* 有二子；*majau kakalawan* 與 *unak kakalawan*。

有一天，*arokitau* 跟 *majau, unak* 三神到山上採柴去。到了中午，*arokitau* 叫 *majau, unak* 兩兄弟到河裏取水。二人就去了。而 *arokitau* 偷偷地跑到他們的前面，很快地到河的上游將河水弄濁。因此，二人只好取濁的水回來。告訴 *arokitau* 說：“因爲河水是濁的，所以我們只好取濁的水回來。” *arokitau* 說：“胡說！哪有這回事，我剛剛在河邊喝水時一點也沒濁，你們再去取水。”二人就再去取水。而 *arokitau* 也很快地跑到上游，又把河水弄濁。因爲河水仍然是濁的，二人只好空手回到小屋，告訴 *arokitau* 說：“河水仍然是濁的。” *arokitau* 說：“既然是這樣，你們再次去取水，把弄濁水的人頭砍回來，砍到人頭後，就回家。在快到家時，大聲地告訴母親說；*tsi tavaļ kame*（咱們獵到的頭）。” *arokitau* 說完後，二人就出發，而他也再跑到河的上游弄濁河水，二兄弟就悄悄地跑到河的上游，將那個弄濁河水的人殺死，把頭砍回。回到小屋時，找不到 *arokitau*。將首級仔細一看，這首級就是 *arokitau* 的頭。兩兄弟都說：“誰叫他把河水弄濁，當然應把他殺死。”兩人帶着首級回家。

快到家時，兩人大聲地告訴母親說：“*tsi tavaļ kame*。”母親 *royats renamai* 說：“*da—a*（謝謝），哈！哈！把臉給我看看。”二人給她看首級的後部。母親要求看前面，二人給她看側面。母親再要求看前面，他倆只好給她看。母親看到前面後，大聲地驚叫起來：“那不是你們的舅父嗎?!你們既然殺死我的兄弟，你們就應替我的兄弟多拿人頭。”

次日起，兩兄弟開始絕食 *miliwai*。第四日就開始跳越家屋，到第五日，跳越家

屋已不成問題了。父親 *kakalawan* 就叫他們出去打獵。他倆到山裏，打到一隻 *vukul* (水鹿，幼小的，剛生出第二枝角)，把那隻 *vukul* 的血 *sojo* (將鹿的血收集在牠的小肚內) 起來，然後就回家。回到家告訴母親說：“我們打到一隻，” 母親說：“有沒有把血 *sojo* 起來。”他倆說：“有的，把血 *sojo* 起來了，” 母親說：“給我看看！” 母親看過後說：“還很幼小嘛！” 他倆兄弟有點不高興。父親說：“明天再去打獵好了。” 第二天，倆人又出去打獵，這次打到一隻 *sapetsukiu* (角剛生出的幼水鹿)，把血 *sojo* 起來給母親看，母親說還是很幼小。第三天又出去打獵，這次打到一隻 *malunum* (水鹿，角已有三叉)，把血 *sojo* 起來，回家給母親看，血已變黑了。

此後二兄弟就造 *ta²rav* (石壓機)，哥哥的向南，弟弟的向北。有一天，父親叫他們去 *kilomah* (跑到別的落部，砍人頭回來)。他倆就把家裏的豬殺掉，把豬血 *sojo* 起來。他們到 *avoavorojau* 的部落。這時，部落的人已築籬笆防範他倆的偷襲。他倆把帶來的豬血滴在籬笆上，因此 *avoavorojau* 的年輕人誤認為他倆受傷了，所以跑出來追他倆。二人在很直的路跑，故意一個人給另一個人背，因此 *avoavorojau* 的年輕人就認真地追趕，到轉彎時，因敵人不見，所以被背的那一人就下來一起跑。這樣地把 *avoavorojau* 的人一直騙到他們造的 *ta²rav* 的地方。二人就在那邊求雨：“你們 *hapojoy, masvoi, pakisray, rarumiran* 請你們下來吧！” 他倆就這樣地求雨。不久，真的下起雨來了。那些追他倆的 *avoavorojau* 的年輕人看見下起雨來了，就到處找躲雨的地方。有人就說：“那邊有塊大石可躲雨，”於是大家就到石頭底下躲雨。他倆將那塊大石落下，把所有的人壓在石頭底下，幾乎都同同壓死。其中只有四人，足被壓壞，這些人都變成 *kaspat* 鳥。他倆互相競爭砍人頭。把首級分成兩種，用木棍來挑這些首級。哥哥用的木棍是 *daolau* (黑皮九芎) 樹，弟弟用的是 *maloenay* 樹。當要挑起來的時候，弟弟的木棍就斷掉。弟弟再取 *vijaey* 樹，但當要挑起的時候，又斷了。再取的是 *lidatəy* 樹，木棍又斷了。弟弟就問哥哥：“你用的是什麼木棍，請告訴我。” 哥哥說：“假如你要知道我用的木棍是什麼樹，就把你那個漂亮的人頭給我，我才告訴你。” 弟弟只好跟他換，哥哥也就告訴他樹的種類。二人挑了人頭回來。到家的時候，告訴母親說：“*palitomoh kame!* (迎接咱們吧！)” 母親也回答說：“謝謝，我的小孩。” 母親走出來迎接他們，同時拿出 *vasolan* (籐蓆)，父親

kakalawan 說：“現在天已黑了，明天在舉行吧！”

翌晨，*majau* 與 *unak* 着了盛裝 *mabavohoka!*，母親 *royats renamai* 也盛裝。二兄弟將 *maraj* 和 *tabolak* 的飾品裝在刀鞘上，二人的胸部也着了很大的 *tabolak* 飾品。母親造了很多的 *hakhak* (糯米糕) 和 *ora!*。部落的老人們 *taboy*, *tsalau*, *looh*, *ayah*, *heno* 等人也都集合在 *kakalawan* 的家。*majau* 與 *unak* 都戴有鳥羽，母親也戴上 *ruyut* (女額帶)。母親到外面看看二兄弟獵回來的人頭，母親看過後說：“兩人的 *tava!* (人頭) 雖然相同，然而究竟哥哥的還是比較漂亮。”弟弟 *unak* 聽到後很為嫉妬，他說：“哥哥的漂亮人頭，不是他砍到的，那是在農田爲了挑棒才跟哥哥交換的。”哥哥聽到後，很爲生氣。他說：“我要到東方去！”同時叫着：“*wa—o*, *trahrah ni wakah*, *vioasau ni wakah*, *anavojau ni wakah*, *hahilipan ni wakah*, *tsatsilisan ni wakah*, *torumsau ni wakah*,……”同時以足做 *baksatoapapulo* (一面說話一面蹀腳)，這時 *unak* 的身體沉入土內到胸部，他再叫：“*wa—o* 我要從東方的天空出來，*tomaool*, *aboloai*, *saripatsip*, *tatakosan*, *raropajay*, *atalaai*, *lohisidau*……母親！有什麼從東方的天空出來就是我的身體。”然後再做 *baksatoapapulo*，這次沉到頸部。他再叫：“我要從東最出來，*wa—o vutiliau ni wakah*, *anavojau ni wakah*, *hahilipan ni wakah*, *vioasau ni wakah*, *trahrah ni wakah*, *torumsau ni wakah*……。”再做 *baksatoapapulo*，就沉到土內去了。而弟弟 *unak* 也同樣地做 *baksatoapapulo*，第一次沉到胸部，第二次沉到頸部，第三次就沉到土內去了。那時，母親想來捉住其身上的鳥羽，但只捉到一邊，因此今天的星星排列不對稱。這叫做 *mastatehekoeway*。

從東方早一點出來的大星叫 *majau kaklawan*，晚一點出來的大星叫 *unak kakalawan*。哥哥的身體生出檳榔樹，而弟弟的身體生出籐(夾檳榔吃的)。橘子、桃、李、柿等水果就是兄弟二人變成的。

FAIRY TALES OF THE VATAN AMI

(Summary)

WANG SUNG-HSING

In my article on "Religion and Myth among the Vataan Ami" I defined the fairy tales as a sort of the *koyko* (story) concerned with fantastic events. They are usually recounted amidst gossipings. From chief characters in such tales, we learn some aspects of the life in this tribe. Evil ghosts and divinities of cereals, fishing, war and hunting play important role in these stories, while the *sapaluyau's* (chief) divinities and magician's deities, on the other hand, never appeared in the contexts.

In a performance of *mivtek*, the ritual of wine offering, the chief is essentially the man who chants the names of the *sapaluyau's* divinities. Similarly, the magician chants the names of his own divinities when performing rituals in connection with healing of diseases. The names of these divinities are believed to have supernatural 'power'. Because of their divine positions, it is not proper to mention the name of these divinities amidst gossips, and, in fact, their names are unknown to the people, but a few elite such as the chief or *sapaluyau* and magicians.

Besides the rituals performed by the *sapaluyau*, there are many rituals concerning farming and hunting which are carried out privately by individual families. A recovery from a ritual to normal life requires a ceremonious fishing, *malialats*. These divinities of the rituals are well known to the society, hence are attached many tal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tales about the evil ghosts, *kariah*, being in wide circulation. Some heroes in the tales are the representative Ami men themselves.

We may draw a line between the "legend" and the "tale". The former, mainly relating to family histories as well as the origins of rituals, has direct bearing on the tribes of today, with the actual function of the rituals and/or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latter, on the other hand, portraying fantastic or strange events of remote past, has no connection at all with the present tribe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are several tales which the author gathered in his field trip during the winter vacation of 1960. The outlines of them are as follows;

1) The story of the evil ghosts: *kariah*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ere some contacts between the evil ghosts and the mankind. The game of the evil ghosts was the monster serpent whose meat was unsavory. The deer was the chief game of the mankind, as still is nowadays, and the meat of which was very delicious. One day, the evil ghosts invaded the hunting territory of the mankind, and being entrapped

into a stone-trap, suppressed under the stone. Henceforth, the evil ghosts are always with only one leg or buried beneath the ground to be fed the dead bodies.

2) The story of the divinities of fishing; These stories narrate phantasmagoric events. Divinities appeared and disappeared like phantoms. One of them had a long penis.

- 3) The story of a widow transformed into the bird *kawau*.
- 4) The story of grandmother transformed into the anteater, *alum*.
- 5) The story of a hunter transformed into the bird *ponai*.
- 6) The story of *aruvai*; a girl with a dentate vagina.
- 7) The story of *iləŋalau*; people were transformed into grasshoppers.
- 8) The story of the Manless Island.
- 9) The story of two brothers transformed into stars.